

劍出鬼神惊

飄萍客著



劍出鬼神驚

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

目 录

上 册

- 一 浔阳楼雌雄较技 ……(1)
- 二 真假公子身世谜 ……(34)
- 三 情意绵绵栓心猿 ……(67)
- 四 万事通慧眼识魔 ……(99)
- 五 奇少女大智若愚 ……(128)
- 六 论攻心以仁对暴 ……(160)
- 七 小妖女俯首情郎 ……(193)
- 八 大隐侠再出江湖 ……(226)

一 浔阳楼雌雄较技

江州浔阳楼——这千古之楼，是江州最高大、最古老的大酒楼，背靠水陆码头，生意十分兴隆，美味佳肴，应有尽有。

江湖各门派风云人物今天在这酒楼相聚，难道是为了品尝这美味佳肴吗？放眼今天的江湖形势，武林道各门派高手云集在这座古老的酒楼，当真是：“醉翁之意不在酒，茫茫江湖任我游。今生荣登浔阳楼，坐景观花女儿红。”

酒楼二楼，今天客人满堂，座无虚席，各位都没有猜拳豪饮，而是人人满脸肃穆，整座酒楼只听见一个甜甜脆脆的女人声音发问道：“该你们哪一位先出手？”随着这清脆的声音看去，这发话之人正是一位妙龄少女，满脸笑容可掬，温柔的目光转到了“笑里藏刀”田奉天的脸上凝视着。

田奉天目光一掠冷手搜魂戴通，道：“戴兄先行打头阵吧！不要订什么约言。”

戴通望了田奉天一眼，欲言又止，缓缓站起身子，行入场中。

妙龄少女唐玲打量了戴通一眼，道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戴通道：“区区冷手搜魂戴通。姑娘姓名呢？”

唐玲道：“护花女婢唐玲。”

戴通道：“你们胆子很大，竟敢和三圣门正面为敌。”

唐玲冷冷一笑，道：“听说你们三圣门很霸道，今天教训你一番，也好让那三圣知晓，天外有天，人外有人。咱们这番搏斗，不分胜负，不许住手。我如败在你手中，解了他们三人穴道，放你们离此。”

戴通道：“那很好，很好。”

唐玲不见他接说下去，不禁眉头一皱道：“你如果败了呢？”

戴通道：“老夫败了吗，则算败了就是。”

唐玲怒道：“你一把年纪，怎么说话没有一点骨气。”

戴通被她骂得两耳发热，满面通红，但又不敢擅作主张，恼羞成怒，厉声喝道：“小丫头！竟敢出口伤人！”

右手一拍，突然抓去。戴通被人称作冷手搜魂，指上功夫十分恶毒，扬手间，立刻有数缕指风，逼向唐玲。

唐玲料不到他说话之间，突然出手攻来，心中警觉，为时已晚，指风已逼近穴道，心头大骇之下，急侧身让避，但右臂上两处穴道已被击中，一条右臂登时难以运用。

戴通一击得手，左掌一挥，拍了过去。

唐玲右臂上两处穴道被伤，心中又急又怒，心中提起真气，单用一支左手对敌，避开戴通掌势之后，立刻挥掌反击。

戴通双手并用，左手对挡唐玲掌势，右掌蓄势准备反击。但唐玲掌法奇幻，虽只有一掌攻击，却攻势十分凌厉。

戴通接下了二十多招，竟是没有找出破绽。

唐玲一面动手，一面暗暗想道：“想不到这人武功如此高强，必得振起精神，对付他们才成。眼下我右臂难动，手中又无兵刃，似这般下去，对我大是不利，必得设法结束此战。”

戴通心中也在暗中打主意，想道：“这丫头明明被我搜魂指力击中，一条右臂，已无法运动，只有一条左臂和我动手，如若我再无法胜她，不但要受田奉天老儿的讥讽，且也是大伤威名的。”

两人心中都在想出奇制胜之策，唐玲抢先下手，攻击中，陡然向后退了两步。

戴通一直被逼得只有招架之力，不能反击，正在筹思对策中，却见唐玲陡然飞起一脚，自先后退，那是自找死亡了。正要运气发出搜魂指力，突见寒芒连闪。

耳际间响起了唐玲的声音：“小心了，我要斩断你的右手！”

戴通吃了一惊，心想：“那右手乃我数十年的搜魂手功力所在，如被斩去，不但误我大事。且从今之后，再也不能逐鹿江湖了。”

心中一慌，挥起左手拍出一掌，希望一挡唐玲攻势，再行发出搜魂指力。

说来甚慢，但事情发生却如电光石火一般，快速至极。

戴通感觉到推出的左手一凉，紧接一阵剧疼。

寒芒收敛，人影重现，只见唐玲左手握着一把短剑，

面色肃然而立。

戴通左手鲜血淋漓，向地上滴落。食中两个手指，已被削断，跌落在楼板上。

慕容云笙瞪着双目，还未看清楚唐玲如何把戴通的手指削断，心中大为震惊，暗道：“自己的剑法，哪有报仇之望。”

只听那戴通冷冷说道：“你突用兵刃施强，胜之不武。”

唐玲道：“你出其不意，陡发指力，击伤了我右臂，难道那是很正派的做法吗？”

戴通语塞，虽想狡辩，一时间却也想不到适当之言。

那捧花的白衣少女，好象根本没有留心场中发生的任何事情，对恶斗胜负，全然冷漠视之。

唐玲目光投注到田奉天的脸上，道：“你们已败了一阵，阁下怎么说？”

田奉天道：“你不过斩断了他的两个手指，他应该还有再战之能。”

唐玲道：“如何他才算落败？”

田奉天道：“杀死他，或者要他自行认败。”

唐玲一扬手中的短剑，道：“那倒不是难事。”

扬剑指着戴通，道：“阁下是否愿意认败呢？”

戴通转眼望了田奉天一眼，缓缓说道：“这个吗？老夫很难决定。”

唐玲冷冷地说道：“你如肯认败就认，不认就是不认，有什么难以决定呢？”

戴通道：“老夫被你削去了两个手指，鲜血淋漓，有目

共睹。”

唐玲道：“你不肯认败，我就削下你一双手。”

戴通接道：“照此情形而言，老夫应该认败，但老夫是赤手空拳，你却用兵刃伤了老夫，那是胜之不武，要老夫认输，老夫心犹未甘，但老夫被削了二指，无再战之能。”

唐玲虽聪明过人，但她究竟欠缺阅历，一时间，竟然不知如何答复，呆呆的站在那里。

其实，戴通和田奉天心中都很明白，如不是戴通抢先下手，暗发出搜魂指力伤了唐玲一臂，拳掌之上，那戴通决非她之敌。

唐玲呆了一阵之后，冷冷说道：“你既不肯认输，咱们只有再打一架了，你现在可以亮兵刃了。”

戴通道：“老夫说过，我已负伤，没有再战之能了。”

原来，他心中明白，双方拳掌相搏，三五合必伤在唐玲手下。

唐玲道：“我一臂为你所伤，但仍可再战，你既不肯认输，又不愿再战，那要如何？”

戴通道：“这一阵，只能算秋色平分，未分胜负。”

回顾了田奉天一眼，道：“田兄觉得如何？”

田奉天缓缓站起身子，道：“戴兄既无再战之能，那就请回去休息吧！”

戴通就是想听田奉天这句话，当下应了一声，急急退回原位，闭目静坐，运气止血。

田奉天四顾了一眼，右手轻轻一弹，一点寒芒，破窗飞出，人却向场中行去。笑对唐玲说道：“姑娘一臂受伤，

只怕也无再战之能，可要易人出战吗？”

唐玲还未来得及答话，突见那白衣少女手中捧着的三色奇花，飘飞出两片白色的花瓣。

那花瓣虽是旋转而行，却速度甚快，正撞在唐玲的伤臂之上。

唐玲那一条麻木的伤臂，突然间，血脉畅行，麻木尽消。

摘叶伤人，飞花杀敌，武林中并非绝学，但飞花疗伤的事，却是罕见罕闻。

唐玲缓缓举动了一下右臂，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不用换人了，咱们这次以兵刃相搏，阁下可以亮兵刃出手了。”

田奉天望着贴在唐玲右臂上的两片白色花瓣，呆呆出神。好似根本未听到唐玲之言。

显然，他为那白衣少女飞花疗伤的神技所震慑。

唐玲却是若无其事，挥动了一下手中短剑，道：“你这个人怎么了，还不亮兵刃，别怪我不等你了。”

笑里藏刀田奉天，如大梦初醒一般，望了唐玲一眼，道：“姑娘一定要和老朽比比兵刃吗？”

唐玲道：“不错，你是不敢吗？”

田奉天淡淡一笑，道：“老朽就算胜了你，今天也无法离开浔阳楼。”

唐玲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田奉天答非所问道：“那位姑娘是谁？”

唐玲道：“我们姑娘。”

田奉天道：“她有名字吗？”

唐玲冷冷说道：“有。不过，不能告诉你。”

田奉天缓缓说道：“那要在下如何招呼她呢？”

唐玲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你也不用镜子照照你，就凭你这模样，也想和我们姑娘谈话吗？”

笑里藏刀田奉天，好象有意在拖延时间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今日咱们这一战，不能打了。”

唐玲道：“你如肯认输，咱们就不用打了。”

田奉天道：“姑娘武功虽然高强，但在下自信还能对付。”

唐玲道：“那为何不打？”

田奉天道：“在下就算胜了你，也一样难离浔阳楼，这一战，胜之何用？”

唐玲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田奉天道：“在下自知胜不了你们姑娘。”

唐玲淡淡一笑，道：“你是说我家姑娘会和你这等人动手吗？”

田奉天心中暗道：“这群丫头虽然个个武功高强，但终是年纪幼小，看来得用话把她套住。”

心中念转，口中却说道：“如若在下胜了你，难道你家姑娘不会出手吗？”

唐玲道：“不会。你不配和她动手，胜了我，你们就可以平安离此了。”

田奉天道：“姑娘讲话算数吗？”

唐玲道：“自然算数了，你亮兵刃吧！”

田奉天右手一探腰间，摸出了一个黄金打成的短棍，

笑道：“在下兵刃沉重古怪，姑娘要小心了。”

唐玲已等得不耐烦了，田奉天兵刃一亮出手，立刻挥剑刺出。

田奉天一吸气，倒退两步，并未还手。

唐玲短剑一招，剑芒连闪，分刺田奉天两处要穴。

田奉天一侧身，金棍斜里击出。

唐玲一挫腕，收回短剑，人随剑转，避开金棍，剑出如风，刺向田奉天右肋。

田奉天右手疾挥，金棍如轮，化成一片金芒，护住了身子。

只听一阵金铁交鸣，唐玲一连攻他五剑，尽为那田奉天的金棍挡开。

唐玲一阵急攻，不能克敌，立刻一收短剑，纵身而退。

田奉天和那唐玲动手相搏数招，虽是挡开了唐玲几剑，但心中却是震惊不已，只觉对方剑招之快，极为少见，不禁暗暗想道：“这丫头武功极是高强，如是要凭真本领一招一式的胜她，决非易事，但如要施展其它手段胜她，只怕要激起执花少女的怒火……”

暗思之间，突闻唐玲娇叱一声，寒芒一闪，人剑合一，直撞过来。

田奉天吃了一惊，暗道：“这是什么剑法？”

匆忙之间，挥动手中金棍一挡。

只觉金棍落空，冷芒如风，掠身而过，左臂一凉，涌出了一股鲜血。

回头看去，唐玲已经收剑而立，站在四五尺外，脸上带着娇媚的微笑。

田奉天望望臂上的伤口，只是刺破了肌肉，如论再战之能，并未消失。

但这一剑虽未伤中要害，却使田奉天不能再打下去，除了不计生死的舍命狠搏之外，只有认输一途了。

只见唐玲收敛起脸上笑容，道：“你认输吗？”

田奉天缓缓收起金棍，藏入怀中，道：“姑娘有何吩咐？”

唐玲缓步行入二楼中心，目光环扫着四周群豪，冷冷说道：“诸位之中，还有自觉武功高强之士，要出手的吗？”

她一连喝问三声，却无人回答。

唐玲淡然一笑，道：“我们花主，已经给了你们足够的时间，也给了你们很好的机会，如果你们之中，有人能够解得锁脉拂穴手，今日自是不会来此赴约了。”

突然提高了声音，继续道：“如是你们来人之中，能够打上一个胜仗，诸位也可以平平安安的离开此地了。”

白凤冷冷地说道：“现在我们已经认败了，你用心何在，可以说明了。”

唐玲淡淡一笑，道：“我家花主最是敬重英雄人物，如若你们有不怕死的，尽管起身下楼。我再说明白一些，谁要动身下楼，那是格杀勿论。”

田奉天道：“留我等在此，又是用心何在？”

唐玲道：“留在此地，就要归依我们花主，永为花奴。”

田奉天回顾了身后两个随行而来的身着白衣戴白帽的

大汉，缓缓说道：“两位先行下楼！”

两个白衣人应了一声，齐齐向楼下走去。

慕容云笙心中暗道：“这两人在三圣门中，不知是何身份，但能和田奉天同时来此，武功决非很弱。”

只见两人并肩而行，走得十分缓慢，显然，两人都已运功戒备。

那执花少女，仍然捧花掩面，端坐在椅子上。

唐玲也似未瞧到两个白衣人一般。

这浔阳楼头，一片肃静，所有人的目光，都盯注在唐玲身上，看她如何对付那两个白衣人。

直待那两个白衣人走到楼梯口处时，才听唐玲冷冷说道：“两位这是找死了。”

就在他启齿说话的同时，两片花瓣，陡然飞出。

只听两声惨叫，两个白衣人，同时仰身向后栽倒。

笑里藏刀田奉天，虽然是经过大风大浪的老江湖，此时也有些沉不住气，急步奔走到白衣人尸体前面。

低头看去，只见两片红色花瓣有一半深入了两人脑门穴中，不禁心头骇然。暗道：“常闻飞花却敌、摘叶伤人的上乘神功，想不到果有其事，今日算是开了眼界。”

暗思之间，突见黄光一闪，两片黄色的花瓣，破空而至，分别嵌入了两个人头顶的“百会”穴上，和那两瓣红花一般，嵌入了一半。

田奉天更是惊骇，暗道：“飞花击人，不闻声息，而且来势如此迅速，那实在叫人防不胜防了。”

念头转动之间，突见两个白衣人一跃而起，呼呼两

掌，疾向田奉天劈了过来。

田奉天这一惊非同小可，疾退三步，厉声喝道：“你们疯了吗？”

唐玲道：“不错，他们疯了。”

但见两个白衣人四掌交错而出，疾向田奉天攻了过来。

田奉天心中大怒，左掌一扬，硬接了右面白衣人一掌，右手施一招擒拿手法，扣在左面白衣人的肘间。喝道：“可恶劣徒，难道连为师也不认识了吗？”

慕容云笙暗道：“原来这两个人是他徒弟。”左面白衣人，虽被田奉天擒拿着右肘关节，右拳却突然一招，击了过来。

田奉天料不到拿住右肘关节要穴之后，他竟然还敢施展，骤不及防，吃那白衣人一拳击中面颊之上，打得田奉天头晕脑涨，眼中金花乱冒。

右手那白衣人本来被田奉天一掌击退了数步，此时又疾扑而上，双拳齐出，分取前胸小腹。

慕容云笙看得大感奇怪，暗道：“这两人既是他的徒弟，怎会如此联手攻击他？……”

但闻田奉天冷笑一声，右手使力一带，把左首白衣人拉挡在自己身上。

右首白衣人攻出的双拳，正好击在那左手白衣人的后背上。

这一击势道极猛，左首那白衣人，登时被打得口中鲜血乱喷。

田奉天一松手，放开左面白衣人，左手探出一把扣住右面那白衣人的右腕穴。

但闻蓬的一声，左面的白衣人，直挺挺的摔在地上。

这时，田奉天已经心生警觉，右手疾出，点了右面白衣人两处穴道，再看那左面白衣人时，已经气绝而死。

田奉天转过脸去，缓缓说道：“你伤了他们的大脑神经，使他们陷入疯狂状态。”

唐玲冷然道：“不错，那要力道恰到好处，因为重则丧命，轻则不足以使他们神经错乱。”

目光一掠那被点穴道的白衣人，接着道：“我说过，谁要下楼，必死无疑，你这位徒弟，也难再活下去，他气血错乱，心中油煎，有人和他动手，他自然是要舍命相拼，死而后已，如是无人和他动手，他也要自裂肌肤而死。”

田奉天道：“无法施救吗？”

唐玲道：“没有，不信我言，那是他们罪有应得了。”

田奉天右掌起落，击在那白衣人“神庭穴”上，淡然笑道：“留着受此活罪，还不如早些使他死去的好。”

唐玲望了望那两具尸体一眼，道：“先教而后诛，不算为虐。”

提高了声音，接道：“诸位都已见识过了，还有那位不服，不防试试。”

这等悲惨的死亡，确有寒人胆气的阻吓作用，女儿帮、三圣门中人，面面相视，默然不语。

唐玲突然伸手互击三掌，说道：“掌上无心果来。”

田奉天一皱眉头，低声对戴通说道：“戴通，这几个丫

头不但武功高强，而且花样极多，看来今日之局，只怕是凶多吉少。”

他号称笑里藏刀，为人的阴险，可想而知，那戴通不解他话中之意，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田兄说得是啊！”

田奉天心中暗自骂道：“好啊！你在我田某面前想施狡计，那是班门弄斧了。”

当下说道：“戴兄知晓何谓无心果吗？”

戴通道：“这个兄弟也未听说过，今日倒要开开眼界了。”

田奉天淡淡一笑，道：“老夫两个劣徒已死，如是那丫头要耍花样，又该轮到你戴兄出手了。”

原来，他心中打算暂时应允，身为花奴，以保性命；但又碍于戴通在侧，面子难下，故而想借对方之手，先把戴通除去，可是又无法预测那唐玲要拿上无心果的用意，但想它定是十分恶毒的办法，如临时促使戴通出手，怕他触景胆寒，借词推拖，是以先行把话敲定。

但那戴通亦是老奸巨滑的人物，岂能自入圈套，淡淡应道：“如是兄弟能够对付，自然要抢先出手。”

田奉天正待再用话迫挤，看见一个青衣少女，抱着一个水桶般的瓷盆，缓步行了上来。

那瓷盆之中，植有一株三尺左右的小树，树上结满了紫红色的果子，形如樱桃一般大小。

唐玲要那青衣女婢，把瓷盆放在地板上，说道：“我家姑娘，量大如海，又替你们多想了一条生路。”

白风、田奉天虽未出言追问，但神色间却涌出一股期

待说明之情。

唐玲伸出手指，指着那小树说道：“这树名叫忘恩树，果名无心果。”

场中不少人都是久走江湖的人物，经验十分广博，但也未听过忘恩树的名字，都不禁为之一怔。

但闻唐玲高声说道：“如果你们不愿留此作为花奴，但又害怕死亡，还有一个法子，那就是食用下一颗无心果，就可以离开此地了。”

田奉天说道：“这无心果，定然是一种天生的奇毒之物，怎么却从未听人说过？”

但闻唐玲接道：“我要一位花女摇铃为号，铃响十次之后，诸位还不肯动，那就证明诸位都是英雄好汉，我们花主，自会成全你们，让你们展开一场自相残杀。”

言下之意，那无疑说明，要使厅中之人，个个都和刚才那两个白衣人一般，先行神经错乱，然后自相残杀。

只见唐玲举起右手一挥，一声铃响传了过来。

田奉天回顾了戴通一眼，道：“戴兄，咱们既是无能冲出浔阳楼，只有食用那无心果了。”

戴通道：“田兄说得是。”

田奉天道：“戴兄先行服下一颗试试。”

戴通接道：“如若那果中含有奇毒，兄弟就会中毒而死。”

田奉天道：“戴兄已过半百，中毒死了，也不算夭寿啊。何况，还未必就死了。”

谈话之间，铃声二鸣。